山村春来早

□薛立全

季节在不经意间悄然转换,晚冬的余韵尚在,早春却带着湿润芬芳的气息缓步走来。春意萌动,人也焕发起精神,总有出门踏春的冲动。每到这个季节,我都要回山村的老家走走看看,感受弥漫着花草清香的早春气息。

初进村庄,就有浓浓的春意。在暖阳的映照下,一面乱石垒起的墙壁上,开满了金黄色的迎春花。迎春花一朵朵、一簇簇开放在细长的翠绿枝条上,走近细看,淡黄色的花瓣中吐出深黄色的花蕊,娇艳可爱,花丛里,还不时传来淡淡的清香。

玉兰花也是报春的使者。大哥的门口,生长着一棵硕大的玉兰树,晚冬时节,玉兰树的枝头就孕育出花苞,花苞呈淡黄色,表面布满绒毛,随着气候的变暖,花苞逐渐变大,直到有一天,我再回村庄时,玉兰花已是满树洁白的花朵,犹如天女散花,远看像雪、像玉、像迸起的浪花,近看又像一只只洁白无瑕的玉铃在风中摇曳。“素面粉黛浓,玉盏擎碧空,何须琼浆液,醉倒赏花翁”,站在玉兰花下,真是无酒也有三分醉意了。

雨是早春的天使,洗涤沉寂一冬的尘埃,还原山村的原始与本真。早春的雨天,我喜欢一个人打着雨伞,走在草地里,走在田埂上,一路呼吸着清新而又温润的空气,脚踩着被春雨淋湿的小路,放眼望去,大地舒展开沉睡一冬的身躯,高兴地接纳着绵绵细雨的滋润。春雨轻轻地来,不惊扰一草一木,轻轻柔柔,既像是和万物低语,又像是和母亲一样,呵护着自己的孩子。田野里的小麦,经过春雨的沐浴,油光发亮,仿佛能听到植株生长的声响。路边的小草,也苏醒过来,欣欣然睁开了眼睛,为大地增添着朦胧的绿意。

垂柳是我老家的又一道风景。村前是一条河,河的两岸栽植着许多垂柳,垂柳整齐排列,造型各异。垂下无数条黄绿色的柳枝,在微风中缓缓摆动,就像从空中垂下的翡翠珠帘,一股清新之气,扑面而来。有的柳树把它多情的枝条垂到水里,轻轻撩拨着河面,荡起圈圈涟漪,仿佛向河水表达着爱慕之情。几只小鸟在树枝上追逐着、跳跃着,欢快地歌唱,声音婉转动听。我顺手折下一段柳枝,用手轻轻一扭,抽成柳哨,用嘴一吹,还能吹奏出简单的号子,这都是小时候玩过的游戏。

小村庄农田越来越少,这个季节,已经没有了从前农耕繁忙的景象,但星罗棋布的菜园还是随处可见。我喜欢在弯弯曲曲的菜园小径上行走,菜园里越冬的春季蔬菜,如菠菜、大葱、韭菜等,翠绿旺盛,生机勃勃。它们积蓄了一个冬天的养分,吃到嘴里,口感绵软而甜爽。

村西北角有一座水库,靠近村后的两座大山。早春季节,因无风的缘故,水库里的水波澜不惊,水质清透,澄明如镜。旁边的两座山峦倒映在水面上,呈现出浓浓的黛青色,加上青绿的树木和蓝天白云映照,丰富了水面的色彩,就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,清新而雅致。我绕过水库,走到水库的上游,这是两山之间的一道山沟,水库里的水就是从这里流淌下来的。我下到沟底,尽管不是丰水期,但还是有涓涓细流。大小石块散乱地分布在河道里,我挽起裤脚,弯腰翻开石头,不时有河蟹出现。早春季节,乍暖还寒,螃蟹还没有从寒冷的冬季里完全苏醒过来,动作迟缓,只是本能地扬起两只大螯,自主防卫。河道里捉螃蟹是儿时的记忆,至今仍童心未泯。

“春风贺喜无言语,排比花枝满杏园”,小山村最动人的春色是在一个叫“后洼”的山坳里。这是一处两山交接的边坡,满坡种植着成片的杏树,树龄都在五六十年以上。农历二月,当大地还是群芳沉寂、新绿初露之时,经春风春雨的滋润,杏花就开始绽放了。这时站在山坳的高处向下望去,杏花如云似霞,连绵不断,粉中带白的色彩,洁净淡雅,恍然置身仙境。几天之后,花瓣雨纷纷落下,把一大片山坡又铺上了粉红色的地毯,极富诗意和浪漫,令人不忍心踏足。

山村的早春,自然万物尽显生机,充满希望。走在故乡的土地,有看不完的美景和恋不够的乡愁,家乡的春色才是最美的风景。

春来处处闻啼鸟

□司永强

春节前后,鸟儿的叫声,如鸣春涧,声声入耳。

我是听得懂鸟叫的。一只饥寒交迫的麻雀通过空调眼钻进屋子里,看见人类惊慌失措,“噗噗”地撞击着玻璃窗。我捉住它,凝视它绝望的眼神。善恶之间的火石交替,我打开窗户放生的瞬间,它发出劫后余生的惊叫声,在外面焦急守候的麻雀,则喜出望外地叫着和它比翼飞去。

腊月二十五,一场大雪荡涤着一年来的污浊。天空湛蓝,阳光明媚,空气清新,我喘着呼呼热气清扫积雪,提风机高大的通风口冒出腾腾蒸气,像低矮的云朵飘过头顶映在雪地上,仿如仙境。此刻,大门外的马路上没有了往日车辆的汽笛喧嚣和疾驰张扬。院子里,女贞子树上覆盖的一簇簇积雪开始融化滴水,一阵风吹过,飘落的雪沫儿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此刻,院落南边的树丛里响起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,它们是在开年会吗?是在商量雪地里何处有可供过年的草籽秕谷?还是商量给儿女们在不多的平房烟囱附近找一处瓦片下的暖房,染上一身人间的烟火气?

喜鹊叫喳喳地飞过头顶,它的大脑壳盯着人们忙年的厨房和泼在雪地上的食物残渣。它们要在年三十之前吃得饱饱的,在密集的鞭炮烟花响彻天空时躲得无影无踪。就像独在异乡的我,远离喧嚣,静静地倾听自己的心跳。

初六的凌晨,家乡下了一场大雪。不知家乡的亲友能否听到雪地里的鸟鸣声?是否看到独在异乡的我在打扫清晨雨后的树枝?昨天一夜风吹雨,把21℃的暖春拉回到春寒料峭。懂风情的柳树,抖落最后一身枯枝送给鸟儿做巢。此刻它在阳光下精神抖擞,努力挺直身板,泛青的柳枝向鸟儿打着招呼。初六的鸟儿像打工的人群,各种鸟儿在树枝跳跃鸣叫。八哥、黄鹂、大山雀……声音婉转动听,它们是在选房,在恋爱,还是在唱情歌?想起裴多菲的诗句,“只要我的爱人,在我稠密的树枝间做窠,鸣叫……”过不了多久,满院子的柳树吐绿,草坪返青,苦菜花、油菜花把大地铺成一张醉人的花地毯。

喜鹊叫喳喳地衔着树枝在柳树上做窝,白头翁在低矮的李子树丛里秀恩爱。孟浩然的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,王维的“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”,都说明只有心静,才能听得到莺啼婉转,看得见满地芬芳。那么,在开工后机器轰鸣和物议喧嚣的尘杂中,我们是否能够做到像过年守岁时一样,初心如雪,喜悦自在,用澄澈如洗的心灵去聆听去感受四季中的鸟语花香呢?

四季恋歌
ijiliange

春潮

□范子峰

怀揣一腔暖意融融,坐拥缤纷色彩,东风压倒北风,踏破隆冬,春从相距三个季节的远方,蹁跹而至。

村旁的小河,消融冰封桎梏,胸襟坦露,清澈见底,历经岁月锤炼,智慧合作每一个季节。

时光越走越暖,往来梭巡于小河上游下游抑或蹲守池塘水岸的打鱼郎(翠鸟),苦尽甘来。熬过寒冬冰封小鱼小虾难捕、口粮捉襟见肘的饥荒日子,歌声愈加清脆悦耳。这族瞬间速度能够接近100km/h的鸟类快速之王,加持其能够360°旋转的小脑袋,会迅速锁定水下目标,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获猎物。擒获到的小鱼小虾,或作日常食物,或作雌雄间的定情信物。

柳丝两岸,窈窕二月的春风,悄悄涂抹一身鹅黄嫩绿,梳妆严寒凋敝的原野。就在枝叶舒筋展骨之际,树杈上的鹊巢已上梁大吉。选中的枝头,都是风水宝地,烟火人间,喜鹊是吉祥的象征。不日,高楼大厦,抑或是别墅洋房,顺利落座指日可待。于是,风邀春晖,举办了盛大的庆祝典礼。既然情面难却,无法拒绝豪宅安家,顺势拥抱高邻儿女成群,枝头摇曳,挺举真爱一世情缘。

此刻,好雨懂诗,隐身入云,悬于头顶,正在聆听春风导师授课真情,柔情于水,期待激情燃烧,纵身一跃,亲吻大地鲜亮的朱唇。

暖暖的阳光下,看春风如剪,紫燕衔泥;年复一年,河塘里的蝌蚪,在找寻妈妈的途中长大;徜徉在静谧的月夜,赏皎洁的月光,投下枝叶的剪影;品一壶茗茶,醉日月情怀。